

# 地質的面孔

李青松

## 文學溪林

何謂地質？  
何謂生態？

用奧古斯丁的話說，不問我我似乎還知道那麼一點點，一問我我倒是茫然了。其實，地質與生態本質上都是地球的事情。如果一定要找出差別的話，無非地質是地球裏面的事情，生態是地球表面的事情。然而，地球裏面的事情與地球表面的事情是聯繫的，裏面的事情通過外面的事情反映出來。

因而，地質是有面孔的。這個面孔通過一系列的表態，來表達內在的心思和情緒。這是一門隱秘的學問。換一種說法，這門隱秘的學問就叫地質文化。

小秦嶺金礦是怎麼發現的呢？

某年，地質學家李四光乘飛機經過某地上空，飛機「咯登」一聲顛簸了一下。職業的敏感性使李四光馬上意識到——地球裏一定有什麼東西與飛機之間發生了某種感應，導致「觸電」般的瞬間失控現象。他隨手拿出包裹的地圖，在地圖上標出了「咯登」那一刻的坐標點。飛機到達西安後，他派一個地質調查隊按照他標出的坐標點去尋找，結果那個地方在小秦嶺深處——地名叫「金洞岔」。經過一番勘探，發現了一個黃金礦脈——這就是小秦嶺金礦。

李四光說，所有帶「金」字的地名，幾乎都能找到金礦。看來，地名裏大有學問。很多礦藏，原本就藏在地名裏，卻被我們忽略了。特別是少數民族語裏的地名，更容易被我們忽略。比如，阿爾山——其實並非某座山的名字，而是蒙古語，意思是熱的聖泉。比如，卡魯奔——鄂溫克語，意思是寶藏的地方。有寶藏嗎？還是空有其名？當然有，所有的名字都不是隨便起的，都是有出處、有來頭的。早年間，鄂溫克獵人在這座山上狩獵，遇雨，就

到一個山洞裏避雨，並隨手拾起洞中的石塊，攆起一堆篝火，烤乾衣服。離開時，卻發現灰燼下的石塊融化了，篝火熄滅後，那融化了的東西又凝結成了大小不一的顆粒，亮光閃閃。獵人看着那些閃亮的顆粒驚愕不已。於是，就給這座山起了一個名字——卡魯奔。

這個名字算是起對了，卡魯奔確實是一個奇特的地方。

卡魯奔東坡山腰上有一個山洞，洞口闊不到一米，洞深則不可測。為何說不可測呢？因為現有測量工具都無法測量到它的底兒通到什麼地方。有人說通到地球的心臟，有人說，通到太平洋的馬里亞納海溝，有人說通到梭羅的瓦爾登湖。總之，說法很多。歸結起來三個字——不可測。

山洞名曰冰凌洞。由洞名就可以看出，這個山洞並不溫暖。洞口終年掛霜，寒氣襲人。洞裏更是如同冰窖，厚冰相疊，且有怪音回響。於是，這個冰凌洞就不免有了一些傳奇的味了。一曰，它是巨蛇張開的口，寒氣是巨蛇呼吸時嘴裏的哈氣；一曰，它是地震撕開的地殼裂縫，寒氣是地球排出的體內多餘的氣體——用林區人粗俗一點的話說，就是地球嘟嘟放出的屁。

早年間，鄂溫克獵人獵得大的獵物，不方便弄下山去，就存放在冰凌洞裏，待得耳耳爾河結冰後，再用馬拉爬犁運回去。伐木人伐木作業期間，所帶的食物，也是存放在冰凌洞裏保鮮。奇也，奇也。



●卡魯奔是一個奇特的地方。網上圖片

這裏更是雷電密集區域。每逢雨季，卡魯奔的上空常常雷聲轟鳴。隆隆隆——！隆隆隆——！雷是與地下的金屬礦物質對應的，打雷就是雷與地下的礦物對話呢。

雷聲密集的地方，一定藏着豐富的礦物呢。什麼礦物呢？地質勘探部門探得，這裏既有鉛鋅銅等金屬礦，也有黃金、白銀等稀有礦藏。此處成礦帶蜿蜒數里，礦脈深厚，面積廣闊。

北京平谷深山裏有個地方叫黑水灣，黑水灣有座山叫大金山。夏季，大金山的山體某一段兒積雪不化，且經常紫氣升騰。那山裏還生長一種蘑菇叫金子蘑，個頭不大，一片一片的。「金把頭」都認識這種蘑菇。明代時，劉伯溫就是根據這種金子蘑和山體顯示的氣象，斷定了這座山裏有金礦。三百年後，那裏果真開採出了金子。東北有一種草叫木賊，含砷量比較高，而砷與金子在地質構造中往往是伴生的，所以，木賊成片的地方，就可能找到金礦。據說，黑龍江流域的烏拉嘎金礦附近生長的木賊就特別茂盛。

漠河金礦的發現也是很偶然的——鄂倫春獵人獵捕到了兩隻野鴨子，賣給了一個俄羅斯商人。而俄羅斯商人宰殺處理野鴨子的過程中，在野鴨子的嗉囊裏發現了無法消化的金粒子。那位俄羅斯商人問鄂倫春獵人，你是在哪裏獵到的野鴨子呢？獵人說在一條河裏。俄羅斯商人說，走，帶我到那條河。那條河叫老溝河——就是後來的漠河金礦。

世界上事物沒有孤立存在的，自然事物之間是聯繫的，找到其中一種事物，就可能找到另一種事物存在的蛛絲馬跡。

地質工作者與生態文學作家都應該是博物學家，能識別草木及萬物與地質的關係。寫出《千里走海灣》《我們的國家公園》《夏日走過山間》的繆爾就是一位地質學家，更是一位博物學家。地質工作者要善於跟護林員、巡護員、跑山人、漁民、獵人、牧民等交朋友。從與他們的交談中，能發現有價值的找礦信息。他們熟悉地形地貌，了解動植物分布，常在不經意間透露出寶貴的東西。通過與他們的交流，地質工作者能更精準地鎖定探目標，事半功倍。地質工作者也要經常深入民間進行「采風」，搜集地名、民謠和民間傳說，從中可以發現地質和礦物線索。

過去，地質工作者靠三樣工具找礦——羅盤、鐵錘、放大鏡。今天，物探技術已經發展到天空中有衛星，地面有儀器，地下有液壓鑽等現代化立體透視手段，甚至已經完全進入了數字化找礦時代。

然而，無論手段怎樣變化，地球終歸還是地球，地質的事情與生態的事情仍然是地球的事情——這是永遠不會改變的。

(作者為生態文學作家、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)

## 歲歲年年

李青

### 葉的遐想

我們都是樹的兒女  
我們已經習慣這種相擁與相依  
我們簇擁在一起  
時而歌唱時而私語  
寒冷的冬季  
我們把夢想深藏於心底  
然後  
在季節的輪迴中  
以愛的名義和生命的高度  
陪襯花的艷麗果的芳香  
不過  
你已習慣這種平凡與堅守  
沒有花開的喧鬧與熱烈  
也沒有花謝的悲傷與淒涼  
就這樣普普通通平平淡淡

既享受陽光雨露的滋潤  
也經受狂風襲擾雷電的擊打  
雖然你知道終有一日  
會隨着季節的更替飄零而下  
但你不卑不亢不悲不喜  
毅然決然  
你把春天的詩行匯成一片綠色的海洋  
你把夏天的熱烈渲染成動人的歌唱  
你把秋天的豐收譜寫成金色的太陽  
你以生命的頑強給青春塗上綠色  
也力所能及給人們提供一些蔭涼  
最後你把綠葉對根的情義  
化作泥土對生命的另一種回響  
也書寫了奉獻者的一世榮光

### 年輪

季節風一年一年吹着  
將春的萌動  
夏的蔥蘢  
秋的喜悦  
冬的沉寂  
以及年青的心事  
統統沉澱為圓圈年輪  
於是 我不得不站在季節之外  
重新審視生活的深刻意義和內涵  
花開花落  
春去秋來  
青春  
也在激情飛揚的人生舞台上  
開始上演一幕幕動人的戲劇  
或酸苦苦辣鹹

或悲歡離合月圓月缺  
然後又在平淡中悄悄謝幕  
回歸原始的默寂  
只有年輪  
將僅存風乾的記憶  
供後來者  
一遍遍歷史地品讀和翻閱

(作者為中國詩歌學會會員)

## 時代詩行

## 指間歲月

## 改天

陳虹

「改天」這詞，人們總是脫口而出，我也打小就從母親那兒聽熟了。她挎着菜籃從菜市歸來，望見鄰居王嬸坐在槐樹下擇菜，便揚起嗓子喊：「王嬸，改天來家吃韭菜盒子！」話音未落，人已跨進自家門檻。待到日頭西斜，王嬸終究沒來，母親也不計較，只笑着拍掉圍裙上的麵粉，彷彿那句話生來就是飄在風裏的，說出口，也便隨風散了。

父親也愛說改天。「改天帶你去趕集。」可集市的熱鬧，我從未真正體驗過。後來，我成了母親，也對孩子說：「改天帶你去看海。」孩子長大了，我也沒能兌現。

去年，接到髮小老李的電話，聊了些家長裏短，我說：「改天約着去蘭縣小住，去後山坡採棗，還像年輕時那樣。」

說是改天，一晃大半年過去了，我因為各種瑣事沒有成行，前幾天接到她老伴的電話，說是上週人走了，很突然。後來去她家收拾遺物，她老伴遞來一個布袋子，裏面裝着曬乾的酸棗，說：「她秋天自己去摘的，說給你留着，等你有空來拿。」我捏着那些皺巴巴的酸棗，鼻子一酸，眼淚就落下來了。

忽然覺得，那些被我輕易說出的「改天」，那些未兌現的承諾，讓我錯過了多少珍貴的瞬間？

同事趙姐也常跟我說「改天」。我們退休前在一個科室待了二十年，去年她搬了新家，特意打電話說：「陳姐，改天來我家喝茶，我女兒從福建帶回來的大紅袍，咱倆好好聊聊。」我說好，改天。這一拖就是幾個月。直到前幾天在菜市場碰見她，她拄着柺杖，走路一癱一拐，說前陣子摔了一跤，現在出門都得靠柺杖。我心裏咯登一下，當天就買了水果去她家，進門就說：「別等改天了，今天咱就把那大紅袍泡上。」她愣了愣，隨即笑了，轉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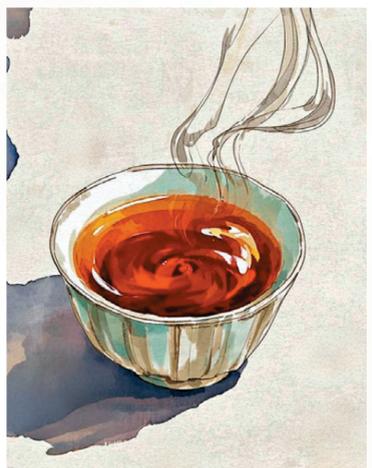
去拿茶具。茶水泡開，香氣氤氳，我們聊着以前科室裏的趣事，聊着各自的退休生活，好像又回到了當年一起工作的日子。

現在的我，遇到再有人說「改天」，我就笑着接話：「別改天了，就現在吧，去我家喝茶，我有新買的雨前龍井，或者咱中午去個小飯館坐坐？」上週老鄰居王嬸說「改天給你送我包的饅子」，我當天就去她家取，還給她送去我做的醬牛肉。

原來「改天」從來不是等一個合適的時間，而是等一個推脫的借口。人到老了才明白，時間飛逝，身邊的人、沒說出口的牽掛、想一起做的小事，根本等不起「改天」。

所以，別再說改天了，就現在。想見的人，立刻就去見；想做的事，當下就去做。把承諾落地，陪伴才不算空。真正的陪伴不在於改天，而在於「明天就見」的決心。

(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)



●泡開的茶水香氣氤氳。AI繪圖

## 窗明風和

## 冬日火鍋暖

徐龍寬



●我這輩子總想吃一頓熱氣騰騰的火鍋。AI繪圖

第一次吃火鍋，是讀初一時的寒假。那天，外面下着大雪，無邊無際，覆蓋了屋瓦，封住了小路。父親說：「天這麼冷，咱們吃頓火鍋吧。」菜都是自家地裏種的。蹲在灶台邊，看着母親準備菜品：冬瓜片切得厚厚的，帶着清朗的氣味；胡蘿蔔的表皮還帶着泥土；辣蘿蔔燙洗得乾乾淨淨，翠綠得像是剛剛劈下來；泡得軟軟的粉條，在盆裏堆成一座小山。涮火鍋用的就是我們平日裏做飯的大鐵鍋，安坐在灶台上。湯底，是一隻下了多年雞蛋的母雞。清水咕嘟咕嘟煮上半日，清激的湯麵上，浮起一層金黃的雞油。蘸料就更簡單了，大姐用石臼搗出一些蒜泥，澆上點香油，攪和攪和就能吃。一家人圍坐在灶台邊，你一筷子我一筷子，吃得滿頭大汗。

父親說這是最地道的火鍋。我卻覺得不倫不類，更像是一鍋煮。看人家吃火鍋，用的都是銅質小鍋，帶着個高高的喇叭狀的筒，兩頭尖，中間鼓，像個精緻的禮器。這種火鍋在我工作後才吃過。薄如蟬翼的羊肉卷擺在白瓷盤裏，紅白相間，紋理清晰，粗細均勻；雪花般質地的牛肉卷，看着就鮮嫩；鴨血嫩得像豆腐，輕輕一晃就顛巍巍地發抖。碧綠的菠菜、嫩黃的娃娃菜、紫色的甘藍，像是把菜園子搬上了餐桌。令我驚訝的還有調料枱。足足五米多長的枱子上，擺滿了

幾十種調料：芝麻醬、花生醬、豆腐乳、韭菜花醬、辣椒油、花椒油……看得人眼花繚亂。調料是自助的，吃多少可以取多少。一碗調料吃完，我又捧着滿滿一碗調好的麻汁回到座位上，心裏蕩漾着幸福的感覺。

後來去重慶，又見識了另一種境界的火鍋。紅通通的鍋底擺在桌子上。紅辣椒、紅花椒、青花椒在鍋裏翻滾，散發出騰騰熱氣，還沒吃就覺得麻辣逼人。這裏的火鍋，牛羊肉不再是主角，各種動物的內臟佔據了桌面。薄薄的黃喉，下鍋涮幾秒就能吃，脆嫩爽口；毛肚要來個七上八下，涮得恰到好處，嚼起來嘎吱嘎吱響；百葉、心管、鴨掌也各有其味。蘸料是蒜泥麻油，簡單卻又激發出另類的鮮美。一口下去，麻辣鮮香之氣直衝天靈蓋，讓人通體。重慶人吃火鍋很豪放，吃得熱火朝天，聊得聲音洪亮，很有一種爽朗、利落的感覺。

前些年去潮州，又迷上了那裏的豬肚火鍋。一鍋鮮美的高湯熬得奶白，豬肚切得薄厚均勻，在鍋裏涮幾分鐘，撈出來蘸點沙茶醬，鮮美得讓人忍不住舔嘴唇。除了豬肚，豬胃、豬腸、豬心、豬皮都可以拿來涮，每一樣食材都有其獨特的口感。最妙的是湯，喝起來味道醇厚，大有裨益。潮州的火鍋，不用蘸料，單吃涮菜就很美味。讓我在以後的歲月裏經常想念這種美食。

這幾日，天氣一天變冷，眼看着天空由湛藍變得灰白，風向由東南轉為西北，衣服也從短袖換成了厚厚的外套。我的胃口卻豁然開朗，總想吃一頓熱氣騰騰的火鍋。我盼望着能下一場大雪，越大越好。鵝毛般的雪片，密密匝匝地落下來，覆蓋了屋瓦，封住了小路，天地間白茫茫一片。一家人坐在溫暖的屋裏，就像小時候那般，圍在灶台邊坐下。鍋裏煮的，或許是北方的牛羊肉，或許是南方的毛茛喉、豬肚，又或許只是些家常蔬菜。這都不重要，要緊的是那滿屋子的香氣，咕嘟咕嘟的翻滾聲，還有在湯裏浮浮沉沉的滋味。這些才是我最盼望的冬日美食。

(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)